

二 獎

作品：

貓，A片及形而上的夜晚

得獎者：

花柏容

花柏容，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生，台大歷史系畢業，現從事廣告。

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首獎，林榮三文學獎小說佳作，林榮三文學獎小品文獎，《聯合報》文學獎小說評審獎。

得獎感言：

下班回家第一件或第二件事，通常是打開電腦，我家的貓一看到我開電腦，就會跳上桌子，把螢幕背面當成電熱暖氣機享受著，從電腦前面看去，螢幕好像長了尾巴。

貓的生活好簡單，只需占據一個制高點就可以過一天，那可能是沙發椅背、窗台或冰箱上面，而不論是現實的人生或這篇小說的主角，卻必須不斷追問人生的出路。因為這次得獎，有個失聯的大學同學找到我，所以若有人想和我聯絡，以下是我的email：didier1203@hotmail.com。謝謝評審的肯定。



貓，A片及形而上的夜晚

在我開始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的貓木屐窩在我身上的夾克裡呼嚕睡著。

如果我不這麼做，牠會飢渴難捱般一直喵叫，雖然叫聲不大，卻相當惱人，木屐是我寫作之路的絆腳石。

寫這篇文章是為了嘗試幫自己找到一個位置，因為人生畢竟不可能像木屐，隨便找個洞躲起來睡那麼單純。我指的位置不是有人付錢給我做什麼事，而是一個可以讓自己平靜地待著，面對任何事的地方。譬如我們班有個女同學小亞，她只要騎腳踏車就可以獲得平靜，所以大部分時間她都花在腳踏車上面；另一個同學小蔚，她則在歷史研究裡找到。

我今年23歲，大部分時候還搞不清楚自己在想什麼，有點後悔大學讀了歷史系，想轉系又不知道轉去哪裡，現在卻為了兩堂體育課念第五年，說起來十分愚蠢，之前的女友也這麼認為，她覺得我這個人喜歡憐憫自己，而一個擅長憐憫自己的人，就不可能擅長其它的事了。

剛拿到本系研究所碩士學位的阿成上了線，過了一會，他用MSN跟我說他找到內湖某高工一個教師缺……

花瓶成說：一個文科老師去理工學校教書，就像去當花瓶。

貓的散步說：你這麼講有點酸……

花瓶成說：文人的酸是自然合理的現象……

同個時間，同學老許也Q我。

言午許：我要回台中老家顧糕餅店了，歡送一下吧。

貓的散步說：什麼碗糕？

言午許：我家的餅店啦，我老哥接管，叫我们一起搞時尚太陽餅。

貓的散步說：聽起來很深……這時尚太陽餅。

言午許：台中現在有時尚鳳梨酥，我老哥被刺激到了。錢難賺啊，連太陽餅也要努力的！

……

我沒找到出路也沒退路，只是繼續賴在哥哥家。哥哥結婚了，他和他太太，也就是我大嫂都在忍受我，我感覺得到大嫂希望我趕快搬走，這完全可以理解，換做我大概也會這樣，因為我是個不長進的弟弟而且房間亂糟糟東西多得疊到天花板。雖然哥哥住的房子是我爸媽幫忙出錢買的，而且哥結婚前我就住進來了，但因為我抽菸，大嫂每次靠近我時臉都會皺一下，所以大嫂來了後我就自動不在家裡抽，偶爾受不了時，才跑去陽台抽。還有她討厭動物，如果她知道我在房裡養了一隻貓，一定會好像遇到外星人那樣緊張兮兮，因為她覺得人類之外的動物都很噁心，哥說她小時候甚至覺得男人也很噁心，過了青春期後才慢慢把男人從她的噁心名單裡刪除。大嫂常常關心我交女朋友的事，我猜她是

想我交了女朋友，搬出去的機率就會直線上升。

我並不想讓哥哥難做，一個房子存在兩個家庭，一邊是自己建立的新家，一邊是血緣的舊家，兩邊都要顧到不是容易的事，只是他得再忍耐一下，等我有穩定的收入可以自己去別的地方租房子。

除了我，沒人知道木屐的存在。我不在時牠可以做到無聲無影，完全不喵，只要有人手碰房門鎖，牠便毫不思考地在瞬間就藏身定位。我在哥哥家樓下公寓門口一個紙箱撿到牠，那時牠還是小貓，長得就像一隻白貓背上頂著深棕色豹紋龜殼，嘴巴還圍了一個拿鐵咖啡色小口罩，我連同紙箱一起抱牠回家，從此木屐的生活圈就很少離開我的房間。

房間裡有很多地方躲，而木屐也很愛躲貓貓，有時牠成天都躲起來不見人，要找牠還真不容易。平常哥哥大嫂不會沒事進來我的房間，就算我不在時也是，因為我可以憑直覺感應是否有人擅闖。大嫂其實曾經懷疑我養貓，有次終於忍不住，藉故旁敲側擊到我房間打探，但木屐在她進來前早就躲好，牠的貓沙盤我用一個紙箱加以偽裝放在桌下，我只要順手把蓋布拉下，貓沙盤就消失了，因此她始終不能證實木屐的存在。

這樣躲躲藏藏其實滿累的，但因為我打工賺的錢扣掉吃喝油錢香菸費還不夠付房租，所以也只能先這樣，一邊抱著貓一邊打字。我想說一個讓人想笑又有點莫名感傷的故事，適合坐通勤電車、蹲馬桶、一個人喝咖啡等各種無聊的時候看，如果我做得再成功一點，也許有人讀過之後，某個時候會又想起，願意費工夫找出來再讀一次，如果那樣的話就太感人了。

我想到小蔚祕密基地的鑰匙，它還在我的包包裡，其實我考慮過搬去她那裡，不過要是哥哥知道我要搬走，一定會告訴爸媽，他們就會從南部上來，要求去看看我住的地方長什麼樣子，光這點就夠讓我縮回去，然後我還想到小蔚的貓米奇，不知道牠現在在哪裡優閒地散著步……

米奇個性和木屐完全不一樣，最喜歡的活動是散步，牠和小蔚原本住在仁愛路和敦化南路一棟高級住宅大廈。

米奇對人類最大的倚賴是牠需要別人幫牠按電梯，通常幫牠這件事的人是大樓管理員，因為米奇是一隻全身散發明星架勢，很適合被擺在寵物店櫥窗吸引客人的漂亮虎斑貓，而且牠的愛散步癖性是那麼特別，每次散步回來又會跳到收發櫃台上喵喵叫，以至於管理員樂得幫牠按電梯，甚至親自送牠去小蔚住的樓層，等電梯門打開，管理員便幸福地目送著米奇擺動海草般游移的長尾巴穿過長廊走回自己家，就像接自己的小孩放學回家一樣。

我自己也為米奇服務過，前一陣子我在長春路麥當勞遇到小蔚，因為我本來想買摩斯漢堡，但是想一摩斯雖然好吃但是也比較貴，為了省錢只好走進麥當勞。櫃台前面每一個服務窗口都排了四、五個人，等了很久，因為沒什麼好看，所以我選擇看櫃台後面的廚房，結果看見小蔚，我叫了她兩聲，第二次叫得有點心虛，覺得我後面那對情侶好像因為我有點緊張，他們用一種提防的眼神注意我。小蔚看到我，她趁著拿炸好的薯條到配送的櫃子，剛好服務我的胖女生轉到飲料機幫我裝可樂，

身子一晃挨近我面前的櫃台，壓低聲說到後巷等一下，說完像一陣風消失在櫃台前回到一排不鏽鋼廚具後面繼續做事。

我帶著漢堡和可樂到麥當勞後面的巷子，大樓後面一個社區專用大型垃圾筒旁有一個小門，我推斷小蔚會從那裡出來。等我吃完漢堡喝掉半杯可樂還有目睹一場電影散場的人潮從隔壁大樓魚貫走出，那些人好像看了無法評斷好壞的電影，每個人臉上都有一種詭異迷惑的表情，過了一會，小蔚果然從那扇不太明顯的門探出來。

她手上也拿了一個漢堡和飲料，那是公司提供的午餐。我很意外會在速食店遇到她，她說是為了留學，必須有個打工經歷。她正在煩惱貓的事，沒想到就遇到我，她問我等一下有沒有事，可否幫她去家裡幫貓開門，放牠出去散步，早上她走得太匆忙忘了，我說沒問題。事實上我不是很清楚去她家該做什麼，她解釋說只要開門放牠出來，跟著牠走到電梯，幫牠按電梯到一樓，然後如果不麻煩的話，和牠一起坐電梯下來，打開門以後看牠走出去就行了。

她把地址給我，我一聽敦化南路，就問她什麼時候搬家了，我記得她爸媽家在忠孝東路。

她們家在裝潢，已經弄了半年，還沒有結束的跡象，三個月前她告訴爸媽，這樣嘈雜的環境她沒辦法準備托福考試，於是爸媽特別允准她搬出去住。她爸媽常常在換裝潢，大修小改不斷。以前去過小蔚爸媽家一次，那次她的小胖男友也在，她家可以說是一座有著高雅品味的阿拉伯皇宮，開門的那一剎那，我的腳好像不敢走進去，因為我的Nike球鞋好像突然間變得更加破爛，相當不搭調。不過真

正讓我感到不搭的是她的男友，他看起來比較像小蔚的弟弟，身高和小蔚差不多，但橫寬卻是小蔚的兩倍，有一張嬰兒般紅嫩的圓臉，好像練相撲的小孩，那時我主觀地下了結論，原來小蔚喜歡胖胖的男生。

進去後第一眼看見可以同時讓十幾個大人坐得很自在舒服那種規模的白色真皮沙發，感覺已經用了很多年，表皮已經有點泛黃，我試坐了一下，沙發的結構支撐很結實，不會像一般皮沙發用舊了，表面就會出現鬆弛。我本想整個人往後倒，癱在沙發上體會有錢人家的沙發，不過她媽在場，只好作罷。研究別人的沙發是我的興趣。

小蔚家隨便一樣小器物都是金光閃閃，包括浴室的水龍頭、檯燈、畫框、雕像擺飾、電話，連踢腳板也漆成金色，小蔚的房間也不例外。她睡一張鍍金鑄鐵床架，床單棉被是雪白的絲質品，那張床看起來出奇的高，彈簧床墊高度快到小蔚的腰部，如果要上床睡覺，直接撲到床上應該是最輕鬆的辦法，雖然好像不太方便，不過這也許是種樂趣。

本以為會有個傭人隨時拿著一罐銅油和棉布在家裡每個角落巡視，維持全新閃耀的金黃光澤，不過我沒看到傭人，小蔚說傭人只負責煮飯洗衣服還有遛她們家的狗。因為傭人不敢聞銅油味道，都是她爸爸在擦。

要不是去過她家，我很難想像小蔚從小就住在那種超現實感的豪華氛圍裡面，她比較像是來自某個靠海的偏僻鄉下，放學後還會去海邊撿燒酒螺幫忙貼補家用的女孩，小蔚頭髮削得又短又貼，皮膚

黑黑的，臉上常有倔強的表情，她還喜歡吹風，如果下雨更好。喜歡吹風這點跟狗一樣，有次我騎摩托車載她，經過民權大橋，晚上刮風下雨，她好像很high，叫我停車，她想在橋上吹一下風，淋點雨。我覺得那是她小小的自我放縱。有一刻她轉過頭來對我笑，頭髮和臉上的雨滴閃耀著微光，那時我得到一個結論：淋了雨的女生特別好看。

小蔚在學校還是個用功的學生，不只是用功，而且很有紀律。上課絕不遲到，一定坐在第一排還有自己做筆記。而她的紀律我一樣也沒有，我是個只有在體育課還有需要跟同學借筆記時才會現身的幽靈學生。歷史系主任很喜歡她，相反的，系主任因為我有一次故意穿拖鞋和短褲去上他的課，再加上他的兩門課我都很少去，他的表達方式就是給我兩次零分，大學四年下來我總共得到八個零分，感覺就像中華隊VS.古巴棒球隊。小蔚專攻明史，那正是系主任的專門，所以她常去掛系主任的門診，除了這個，我想不出她有什麼明顯的缺點。

走到小蔚住處的大樓，聽說以前是有錢人和有名的人住的高級住宅，她會住這種地方不令人意外。樓下大廳陳設簡單，每天都有人在仔細打掃的感覺。管理員不見人影，櫃台後面放了一台小電視正在演午間連續劇。電梯門又是金色的，坐進電梯，我立刻被電梯裡三面鏡子中無數個自己包圍，感覺自己就像一個又一個被拿出來觀賞，由大到小排列著的俄羅斯娃娃。

電梯停在4樓。我走出去，站在一條筆直的長廊走道上。走道寬敞得可以當做車道來用，而且沒

有任何人把自家的東西擺在走道，一眼望去，我只看到門，沿著走道兩邊安靜地排列著，地板連一張紙屑都沒有。我突然聽到有人在我背後輕咳，反射地回了頭，但只是電梯門自動闔上發出的聲響。

我刻意放輕腳步，因為鞋底的橡膠和地板磨擦發出極大的吱吱聲響，讓我覺得很不好意思，雖然走道上只有我一個人，而且也沒有人開門探頭出來察看。

我停在一塊和方塊酥一樣大小的SON門牌面前，插入鑰匙轉動三下，用力推開門，立刻就看到米奇磨蹭著門柱走出來，果然如小蔚所說，門一打開牠立刻往電梯方向漫步而去，遵照指示，我跟在牠後面，幫牠按電梯，牠很自然地走了進去。

米奇走出大樓後在門口伸了一個長長的懶腰，外加一整套伸展體操，做完後牠向右轉漫步往街上出發，出於好奇我繼續跟在牠後面，但是牠回過頭盯著我，一臉不太高興，不過貓好像本來就沒有什麼高興的表情，所以我便假設牠沒有不高興，繼續跟蹤牠。後來牠又彎進大樓後面一條巷子，躲進一部車子底盤下面，我低身蹲下往車底張望，米奇縮在後車廂下面看著我，表情很迷惑，但沒打算逃走的意思，我心想好不容易出門散步幹嘛還躲在那種地方，難道是在逃避我嗎？不過貓好像很喜歡躲在車底，車底對牠們來說，就像暖氣機一樣，雖然天氣接近夏天了，我已經開始穿短袖T恤，但貓對冷熱的感覺可能和人類不一樣，我們家木屐也是，即使夏天牠也喜歡躲在棉被裡面，不過牠沒試過躲車底的樂趣。

蹲了一會我覺得自己很無聊，看看時間，離小蔚下班的時間還有半個鐘頭，我決定回到小蔚的住

處等她回來，好把鑰匙還給她。

小蔚的住處讓我十分吃驚，她好像住在魔術師的暗箱裡。我走進房間，裡面是完全的漆黑狀態，我只好讓門開著，利用走廊透進來的光找電燈開關，天花板上的日光燈亮了之後，我才搞懂為什麼房間那麼暗，所有的窗戶都用漆成黑色的三夾板封死了，我首先想到吸血鬼的家，做這種事的人怕光，可是沒印象小蔚有戴墨鏡又戴帽子遮陽的習慣。

房間大概有十來坪大，平常有在用的東西就是一張書桌，桌上有筆記型電腦、檯燈和一張椅子、單人床以及一個書架，書桌旁有一座年代久遠的深褐色單人沙發，老舊的實木地板上到處堆放了厚重的中英文書籍和影印資料，這些都集中在房間的右半邊，左半邊窗戶下面和門邊靠牆的位置則堆了一些紙箱，形成一個對著浴室門的通道。可能是密不通風，屋裡悶熱不說，還有一股灰塵積久的味道，我心想要是小蔚的爸媽走進這個房間，可能會立刻找人來裝潢，因為連我都覺得，房間的狀況不像一般人會住。穿過紙箱小徑，隱藏在房間一角還有個迷你廚房，勉強能用來燒開水、可以放東西的地方，都被一些廢棄物品、不知名的儀器、電器占滿，水槽裡是濕的，放了兩個用過的杯子，走到廚房隔壁的浴室，情況類似，浴缸裡面也有一堆像是壞掉的古老熱水器、漆成白色的組合式鐵架、美術吊燈等等莫名其妙的廢棄物。浴室空間只容得下一個人在裡面活動，如果要洗澡，唯一的選擇是站在浴室地板上淋浴，那個浴缸原本是象牙白色，但好像曾被用來浸泡化學染料或是什麼奇怪藥品，底部和邊緣已變成暗橘色，讓人感覺腳踩在上面就會中毒。小蔚的住處好像是過氣電器的收容所，和那個猶

如阿拉伯皇宮的家對比之下，這個房間簡直是月球的暗面，那些沒用的物品好像隨時會躍出月球的跳蚤。

我試坐了一下沙發，屁股隱約感覺到彈簧的存在，可能有一、兩根彈簧變形，除此之外，小蔚的沙發經過時間洗禮，吸收了歲月和人加諸在它身上的印記，就像史恩·康納萊，老了有老的味道。有錢的話，我也想買張這種單人沙發，那是居家生活中很重要的位置。小蔚打手機給我，問我在哪裡，我說在她家沙發上，她又問要不要幫我帶什麼吃的，她住的地方附近沒賣什麼好吃的。

我以為小蔚會帶什麼特別的食物，結果她買了兩個排骨便當回來。她把書桌清一清，騰出吃飯的位置。下了班回到家的她，看起來心情很好，一邊吃飯，我好奇問她怎會租這樣的房子。

房子不是租的。最早是爺爺偷養小老婆的套房，爺爺過世前，私下把房子過戶到姊姊的名下，說是一份祕密禮物，不可以告訴任何人。小蔚高中時姊姊帶她來這裡，和她分享這個祕密，前年姊姊嫁人後，就把祕密基地交接給她。小蔚騙爸媽在外面租房子，他們向來不擔心她，沒想過要看看她住的地方。

小蔚問我有沒有看到鋼琴，從進來到現在，我完全不知道裡面有一台鋼琴。她引我走到門邊一堆疊了和人一般高的紙箱前，說姊姊的鋼琴在紙箱後面。小蔚姊姊念的是音樂系，主修鋼琴，以前她常常躲在這裡練琴，窗戶是她封死的，因為姊姊習慣在只有一盞落地燈的照明中彈琴，而且可以隔絕外面的聲音。這樣說我才注意到，房間裡真的很安靜。我說這裡就像有小生物漂游的湖底那樣安靜。

她聽了笑一笑，那種笑法讓我覺得她心裡也有很多小生物游來游去。顯然她喜歡一個人在這裡。

小蔚的姊姊從小學鋼琴，求學過程一直很順利，也得過很多音樂比賽，姊姊是爸媽的驕傲。但是大二那年姊姊卻突然決定放棄音樂，爸媽很不能接受，她記得那時她念國中，媽媽和姊姊為轉系的事吵架，媽媽竟然說妳不彈琴了，以後客人來我們家怎麼辦？姊姊聽了大笑說，天啊！媽媽妳心裡想的是這種事！這個笑和譴責媽媽的說法換來爸爸一個巴掌。姊姊後來私底下還是常用這件事嘲笑媽媽。

只有小蔚知道姊姊放棄鋼琴的真正原因。她們有一個表弟，從小感情很好，表弟大學畢業後去當兵，被選去特種部隊，因為射擊很有天分，又被挑出來接受狙擊手訓練，常常一動也不動地躲在深山裡好幾天，讓大家來找他，但是表弟很厲害，都讓人找不到，對此他覺得很有趣。每次放假的時候，表弟什麼地方都不去，就來這裡找姊姊，坐在單人沙發上聽姊姊彈蕭邦、薩提的曲子，雖然姊姊不喜歡彈給爸媽的親朋好友聽，但是姊姊卻不介意表弟坐在旁邊，因為表弟不像一般人會拚命鼓掌，也不會說些讚美的話，通常他聽一聽就睡著了。姊姊大二那年，表弟在傘訓時出了意外變成一團慘不忍睹的肉醬，姊姊也不想彈了。

我很難想像，一個人躲在深山樹叢中一動也不動好幾天，讓人找不到的有趣感覺，但對表弟來說，也許那是個好位置，坐在沙發上聽姊姊彈琴也是。

門口有沙沙的細微的聲響，小蔚跑去開門，米奇優雅地回家了，牠望著小蔚喵了幾聲，在她腳下磨蹭繞了幾圈，就跳到紙箱上坐下來，像瑜伽大師般高舉起右腳清理肚子的毛，不想理我們了。

小蔚說那些紙箱大多是姊姊留下的東西，一部分是爺爺的小老婆的物品，還有表弟的，這房間是個歷史遺跡。

說完房間的故事，便當也吃完了。收拾了一下，小蔚說要煮咖啡，她喜歡在吃完東西和看書或做功課兩個行程之間安排一杯咖啡。我跟她走到廚房，她從櫥櫃裡拿出一個義式咖啡壺，倒進咖啡粉，加好水，放在瓦斯爐上面，小蔚順便把水槽裡的杯子洗一洗，我問她男友有來過這裡嗎？沒有。她說，沒想過要帶男友來，而且現在也沒有男友可帶，他們吹了。

小蔚的男友是社團認識的，我在學校見過他一、兩次，那個男生和之前的相撲選手如果站在一起是個強烈對比，他高高瘦瘦的，有學者氣質，和我一樣話不多。小蔚說打從她決定去舊金山念書，男友畢業後要去當兵，有一天兩個人很自然地就談了分手的事，感覺就像各自的車來了，說聲再見各自上車那樣。而且姊姊曾希望她別帶男友來這裡，因為這是她們的祕密。以前姊姊心情的時候都躲在這裡，找不到她時，來這裡就可以找到。雖然她沒打算認真遵守協議，但也未曾打破它。

小蔚做好兩杯義式濃縮咖啡，她問我要不要加熱水，變成美式淡咖啡，她都這樣喝，我無所謂，什麼咖啡我都喝。她問我畢業後要幹嘛？我說打算讓自己不能畢業。她以為我是擔心工作難找，建議我考個研究所。我告訴她本系畢業生無論何時畢業，失業機率都很高，除非去當老師，但我並不算當老師，凡是待在學校的工作都不想做。那你延畢一年要幹嘛？我說上體育課，我大四的體育課被當掉。

小蔚看著我，她的眼神告訴我：你這人在想什麼？所以我又補充說明，除了上體育課還會打工。我心想要不要跟她說我打算寫小說，但又覺得不好意思，這年頭寫小說好像不是很稱頭的工作。我打算寫小說。說出口的時候，我暗自擔心會發生類似童話故事裡絕不能開口說話卻開口說了，結果導致不幸的情節，雖然這種擔心很幼稚，但我就是這麼幼稚。

你要寫什麼故事？這是我第二怕的問題，但是既然開了頭，就要負點責任。

我說是一個關於A片的故事。A片？你寫的是情色文學嗎？我說不是。嚴肅的小說嗎？我想了想，目的是嚴肅的，手段不是。

故事是這樣：一對夫妻，兩個人都已三十出頭，先生在設計公司上班，太太在貿易公司當會計。他們因陪朋友去相親認識，朋友的相親沒成功，他們卻在一起。

婚後先生搬到太太新店租屋處，省了一筆房租開銷，但先生每天得騎摩托車到台北東區上班。他們就像大部分的夫妻，靠著一起做夢維繫婚姻生活，第一個夢是養一隻貓，因為他們不敢生小孩，養小孩很貴，這隻貓叫木屐，是太太最喜歡的無印良品MUSE的諧音；第二個夢是買房子，他們聽很多人說，租房子不如買房子，還有人說一直租房子會窮一輩子，於是兩人省吃儉用，拚命存錢，假日時他們在新店地區到處看房子。

這位先生每天下班都帶著沉重倦意回到家，太太幾乎每天做沙拉吃，他也跟著吃，因為怕先生吃不飽，她都會另外準備湯和麵包。他們聊天的話題大多圍繞著辦公室的事，太太是會計，所以知道公

司財務的真實狀況，雖然不景氣，但她們公司還是獲利不錯，小氣的老闆卻利用不景氣的氣氛告訴員工公司營運不佳，要大家共體時艱；先生則把公司高層內鬥、客戶可能會掉的事說給太太聽，他有點擔憂，工作也許不保。

有一天，太太發現自己胸部有硬塊，她告訴先生，先生請了假陪她去醫院檢查。

一個星期後，報告證實太太患有乳癌，醫生建議開刀切除。不用說，太太因為害怕只剩一個乳房，不知該怎麼面對先生，先生說再去別的醫院看看，可能醫生搞錯了。折騰了一陣子，檢查結果並沒有扭轉性的變化發生。

某日深夜，先生睡到一半被太太的哭聲吵醒，太太要先生答應她，以後她不再讓他看到她的胸部，就算親熱的時候她也要穿著上衣，還有不可以看她換衣服，先生答應了。就在先生撫慰懷中哭泣的妻子，黑暗中他聽見從客廳傳來沙沙作響的聲音，是木屐正忙著埋貓沙，不知為什麼，他想到要為妻子做點什麼……

太太住院開刀前幾天，先生跟太太說，他想拍一部A片，女主角是太太，男主角兼攝影師、導演當然是先生。先生想為太太的身體留下紀錄。

先生、太太同時跟公司請年假，密集準備拍攝事宜，最大的問題是劇本，夫妻倆人都不想拍一部太一般的A片，可是他們都沒發想劇本的能力，所以前兩天除了租好攝影、燈光器材，可以說一事無成。先生於是提議，先不管故事了，把一些重要的素材，像是洗澡場面、脫衣服場面、胸部特寫先拍

下來再說。

說到這裡，小蔚舉手發問：什麼是太一般的A片？她沒看過A片。

我解釋說，一般的A片都沒有故事，如果一次看很多支A片，就會發現所有的A片都在重複做愛這件事，還有不斷出現的馬賽克，一次又一次，你不會記得裡面男優或女優長相、身材、身體特徵的差異，只會記得做愛和馬賽克。

小蔚說，聽起來就像永劫回歸。然後呢？

然後，因為實在想不出什麼故事，他們決定拍成一部旅遊紀實A片，兩人又租了一部車，一路隨興地從台北出發，在汽車旅館、車上、廢棄的眷村、學校的廁所取景拍攝，結果繞了台灣一圈，回到台北時，兩人卻覺得他們的影片還是很一般，但只剩下一天時間可以拍攝。

最後一個拍攝日，拍攝場景是自家臥房，先生在架設攝影機、燈光器材，太太裸身躺在床上等，突然又哭了，她想到明天要去住院，心裡很害怕，先生按下攝影機錄製開關，入鏡，躺在太太身邊安慰她，親吻她，太太哭著說，拍好的影片要怎麼處理？先生說他會剪好、再配上他們喜歡的音樂，然後燒成DVD。太太交代要用恰拉和可樂棒的歌。太太又問燒好之後呢？難道要放在家裡沒事播來自己看嗎？先生要她放心，他都想好了，等他們兩個都老了，快死了，他會把DVD複製一百份，偷偷拿去放在百視達、亞藝、白鹿洞、行天宮圖書館、電影圖書館的影片架上，如果她還覺得不夠，他另外做電子檔，貼到YouTube。

太太笑了，她覺得先生的點子不錯。這時他們都忘了攝影機正在拍攝的事，先生開始親吻、愛撫太太，當先生的手在太太的身體各處遊走，突然有個軟軟涼涼的東西打了手一下，先生一驚起身察看，是木屐的手，牠縮在太太的背後瞪大眼睛看著他。

小蔚微微一笑，她似乎已經知道我的意圖。我繼續說，先生把木屐趕下床，繼續動作，他吻著太太的胸部、肚子，手的撫摸往下體移動，不意間，先生又瞄到木屐，牠坐在太太兩腿張開的胯下好奇地看著他們，先生好氣又好笑地喝令牠走開。太太抬起頭也發現了，夫妻兩人笑個不停……

小蔚從床上起身，她喜歡貓的結局，我問她是不是不喜歡A片故事，她表示對那個沒什麼興趣。就像不喜歡永劫回歸？我問。小蔚的說法很妙：沒人喜歡吧。

我說其實貓的結局還不算結局，真正的結局是他們拍了一部有貓不斷出現干擾性愛場面的A片。小蔚認為如果是一部有貓的A片應該不錯，然後她看看手錶，說讀書的時間到了，叫我想睡的話先睡，不想睡的話，可以翻翻她的書。

我在床上坐了一會，因為無聊所以望著她坐在書桌前的背影，心想一天又快用完了，小蔚正努力朝著舊金山的方向前進，我卻發呆似地看著別人讀書，我用眼睛巡視一下她書架上和堆在地板的書，大部分是和史學、托福考試相關的書。後來我發現書架上有波赫士全集，抽了一本躺在床上翻，看到一篇講明代海盜金寡婦的事跡，我跟小蔚說，她淡淡地說沒看過那篇，她回答的聲音好像收訊不良的手機，聽起來有點遙遠，彷彿她已經沉浸到書的世界那邊，沒辦法跟我聊天，所以我開始讀金寡婦的

故事。

金寡婦很厲害，她的海盜老公被清廷招降，屬下幫眾本來要以背叛罪名處死她，她卻說服大家一起逃走，還成為海盜的頭頭，後來率領數百艘戰艦和清廷海軍在海上決戰，殲滅敵船無數……

不知什麼時候，我跟著被金寡婦殲滅的敵船一起沉到夢的海底，也不知什麼時候，我隱隱感覺有人躺在我旁邊，後來那個人翻一下身，手伸過來抱住我的腰，臉貼著我的背，我才略微意識到那個人是小蔚，我們就這樣睡著，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小蔚的鬧鐘響了。

小蔚先起床。我聽到她在收拾課本筆記文具的聲音，當我翻過身來，她已經站在床前，左手就像自由女神一樣抱了幾本厚厚的書。她彎身湊近在我臉頰上吻了一下，帶有一點歉意笑著說她要先趕去上課，我要走的時候，幫她把門反鎖。我說好，順便又問她還需要來幫米奇開門嗎？她笑笑說不用了，下午她很早就回來。然後我目送她離去，一邊想著剛才那個吻，感覺那是一個親切但嚴肅的吻。

小蔚出國前幾天，找我去爬大屯山。

這是她出國前最後一次和朋友出來，接下來幾天將有很多家庭聚會。她喜歡起霧的大屯山，這天大屯山很給面子，招了很多霧來。

我問她，出國這段時間，貓怎麼辦？

她本想找朋友寄養，沒想到米奇好像知道她要離開很長的時間，自己先走了。

總之，有一天牠就沒回來了。

木屐呢？小蔚問。我說我找到一個和木屐和平相處的方法，那就是我穿一件拉鍊夾克，把牠包在夾克裡面，這樣牠就安靜了，甚至還呼嚕大睡，我也可以好好坐在電腦前面寫字，當我想去倒水喝或做什麼需要移動時，我就托著夾克裡的牠走，就像孕婦那樣，而牠則乖得跟嬰兒一樣，從此，我們就像袋鼠媽媽和袋鼠寶寶，Peace！

小蔚哈哈大笑，這是我印象中，她唯一一次在我面前大笑，她真的很喜歡貓。

我們漫無目的在山裡亂走，意識到該找下山的路時，天色已有點暗了。結果，大概是迷路了，我們一直在繞圈子，好不容易離開登山小徑，卻發現走錯出口，兩人走到一處沒有任何路標的公路邊，只好選擇下坡的路賭賭看。

才六點多，天色全暗了，山區沒有路燈照明，也沒有汽車、公車經過，令人有點擔心，說不定要一路走下山，更要命的是我不確定走的是下山的路。

因為怕突然有車開過來，我們儘量靠路邊走，我讓小蔚走在我前面，我問她不會擔心吧？她反問我擔心什麼，我說擔心趕不上飛機。她沒說話，過了一會，她說我老是說話不正經。我心想，好像是這樣，然後又想到那個親切但嚴肅的吻。

可能是我沒說話，小蔚覺得我生氣了，我說沒有，只是覺得在黑漆漆的公路上走，路途變得很漫長。

過了一會，身後出現一道刺眼的光，有一部車開來，我直覺得救了，趕緊向它招手，感謝老天，它停下來了，雖然是一台載生鮮食品的小貨車。

貨車助手席車窗降下來，露出兩個黑黑的人影，我心想慘了，沒位置坐。雖然不敢抱希望，我還是問可不可以搭便車。司機是個健壯的中年男子，他旁邊的那位看起來像個不苟言笑的高中生，司機說沒位子了，不好意思。正當我準備放棄，司機突然說要不要坐後面載貨車廂，不過可能有點冷，好在到山下距離不遠，應該不會變成冰棒。我沒想太多就說好，因為我懷疑下次遇到車不知要等多久，說著，司機叫高中男生下車幫我們打開後車廂，然後塞了一件防寒大衣給我們。

那高中男生不發一語下車，走到車後扭開貨廂門，還沒靠近貨廂入口，就可以感到一股微冰的風襲來。高中男生先跳上去，過了一會，貨廂裡的小燈亮起，他跳下車，酷酷地跟我們說明，他先把冷藏關掉了，不過最好還是穿一下，他指的是那件大衣。

我和小蔚就像電影 MIB 裡的偷渡外星客，躲在貨廂裡。貨廂深處還有一些塑膠籃子，裝了水果、蔬菜，從籃子的空隙看去，有些籃子裝的是包裝水餃、湯圓之類的食物。還沒坐定，車就開動了，我們幾乎是用爬的，移到車廂邊的位置，背靠著邊牆坐好，屁股感覺冰冰的。

我們合披一件大衣，一開始兩個人都沒說話。我猜是因為待在一個密閉而且在彎曲山路行進的空間，加上是陌生人開車的關係，感覺心情被一層警戒本能包覆著。

這裡有點像你的祕密基地，都沒有窗戶。我說。這時，我察覺到小蔚身體在發抖，但我不好意思

講，只是檢查有沒有大衣沒蓋到的空隙，想辦法讓她多蓋一點。

喂，小蔚欲言又止，我說怎麼樣，她想了想說我是不是故意講那個A片的故事，我說不是，是認真地打算寫那樣的故事。她又問男生是不是都用下半身在思考，我承認是這樣，二十幾歲的男生更是精蟲衝腦，很抱歉這樣形容很粗俗，最文雅的說法就像她說的：下半身思考。不過那天晚上不是，那只是一個以貓為主角的A片故事。

抱我一下，很冷。當小蔚說出口，我就懊悔了，竟然等到她說了才做，所以我立刻盡其所能地抱著她，隨著體溫逐漸上升慢慢暖和起來，我心裡同時也幻想著他們會把車開到高雄，繞台灣一圈都可以，或者忘了叫我們下車，不過，我們可能會冷死在裡面。

小蔚冷得把臉藏進大衣裡面，過了一會，她又伸出頭來，呼了一口氣說：衣服很臭。

我們一起嘲笑司機的大衣，雖然不應該，卻樂不可支。

嘲笑完司機的愛心大衣，她突然說其實她常常搞不清楚自己想要怎樣，譬如感情的事、以後的自己……

我以為你是中間過站不停的午夜特快車，頭也不回地朝舊金山奔去。我說。

她無奈地笑了笑，說只有舊金山的部分是。

下次我回來，再一起爬山吧。小蔚開心地說。

當然，還要搭怪怪的便車。我說。

就在我還想再說點什麼時，車子慢慢停下來，小蔚身體坐直，我也順勢收回原本摟住她的手，把大衣讓她蓋，同時起身爬到靠近門的位置。過了一會，門喀嗒一聲打開，高中男生關切地探身進來察看，他一定怕我們冷到不行。

可惜我們都沒帶相機，不然就可以和司機、高中男生及貨車合影留念一下。

我們在忠孝東路頂好超市的公車站牌前分手，小蔚說這幾天要回爸媽家住，當個乖女兒。我說妳已經夠乖了，再乖的話，就太超過了。

我請她寄張舊金山的明信片給我，因為我從來沒有收到從那裡寄來的明信片，雖然現在有EMAIL，更有MSN，但它們只會破壞距離的美感。

她把祕基地的鑰匙塞到我手裡，低著頭說若我沒地方躲，可以去那裡。我感覺她好像要哭了，因為她趕緊轉身離去，我真擔心她說不去舊金山了。

我最後跟她說的一句話是：加油！

如果我能吐出更有火花的說法就好了。

我望著她消失在夜晚的鬧區人潮中，手握著鑰匙，懊惱自己像個受潮而點不著的火柴，心裡懷疑兩年後我們是否還會再見，應該不會吧，一開始她還會寄明信片來，大概半年後那邊的生活適應了就不會再寫了，我猜得應該不會錯，已經有過這種經驗……我這樣想著，真要命的經驗論……我開始後悔在貨車上沒把握機會親吻她。

然後我也轉身走開，卻不知道要去哪裡，心裡有著微妙的感觸，那個幽黯湖底的影像似乎在我身體裡某個地方逐漸具體成形：小蔚的祕密基地、生鮮冷藏車廂、我們一起度過的兩個形而上的夜、米奇、木屐，甚至還有躲在森林裡的表弟，全都變成小蝦小魚在那裡游來游去……



又溫暖又寂寞

◎平路

我想像作者是「一邊抱著貓一邊打字」，想說一個「讓人想笑又有點莫名感傷的故事」，藉著細膩、流暢而視覺感的文字，作者成功地說了個他想要說的故事。

敏感大男生的自矜自憐、與小蔚相互靠近帶來的溫暖，加上兩隻慧黠的貓咪「木屐」、「米奇」，吐露出人生中深刻的寂寞……

小小失策之處是那個A片的故事幾乎全用敘述體，由男主角的「我」一口氣說出，若與人物（「我」與小蔚與叫木屐的貓咪）的現實處境多些交織穿梭、多些隱喻互動，小說讀起來會更趣味。怎麼樣既深刻又有趣，這是每一位小說作者持續的艱難挑戰。（也可以說是形而上的挑戰吧？）

這篇小說開頭說的「寫這篇文章是為了嘗試幫自己找到一個位置」，我希望，作者從此確定了小說作者的位置，將來，可要深刻又不失趣味地繼續寫喲！